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

南史八十一

恩倖 下俱係補入

王儉　褚淵

范雲　朱異

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生而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

度所義數歲
談歎曰儉少孤有珪璋器四五齡時與凡童異爲五
言詩曰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撫已媿前哲欽祗
歸山丘論者以宰相許之
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
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恐名太盛耳
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後及
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

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
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逆劭巫蠱事不可為婦姑欲
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不行年十八解褐
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
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
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宋上言
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
晉新安主壻王獻之任吳興為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

年為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為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朏為長史齊高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齊高猶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人無言乃呼左右儉素知齊高雄異後請間言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令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齊高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能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

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

愚按儉父僧綽際元凶之逆不能早死委蛇觀望致謚愍不謚忠亦云慙矣乃至儉而大壞以屢世名族敗於數言遂夸恩倖列儉若有知能無汗顔

齊高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齊高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齊高自造淵欵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

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齊高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
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
齊高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
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
齊臺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
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
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齊高嘗
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人順

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五冠此又宰府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春春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藩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禮城仍以為世子

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為崇外殿外齋為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為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為二止二千戶意以為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下過二千以臣凡之唯覺超越帝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帝欲立符伍家家相檢括諫曰京師翼翼四

方是湊必迎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禮儉以為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

南齊書載儉表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陛

下登庸寧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衮琁極簡約之訓彌
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今乃以紫極故材為宣陽門
臣未所喻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
馳騖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干軫咸事輟望歲
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遠邇
帝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
白虎樽言白門三里門竹籬穿不完帝感其言改立都
墻儉又諫帝荅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

草創儉問無不决帝每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為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游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業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淵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後帝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

子之事上章帝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時王敬則脫
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帝不悅曰豈聞
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
為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
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為宮臣未詳服否儉議曰
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隷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
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滕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服
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帝崩遺詔

以儉為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淵時為司徒録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劒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為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

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故令聖明繼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為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年十一月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並從之永明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

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頹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聰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聰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一時尊尚文采莫不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

翕然並尚經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理論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又別抄條目為三十卷朝議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議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笑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

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
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帝以往來頻數詔儉
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帝不許七年
乃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帝親臨視卒年
四十八
南齊書曰年三十八又曰吏部尚書王晏啟及儉喪
上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便爲異世契
闊艱運義重常懷痛矣奈何

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六十人葬禮依太宰褚淵故事謚文憲儉寡嗜慾惟以經國為務車服麈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少便有宰相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並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為儉立碑降爵為侯

謹按齊書降爵下有千户二字乃是降其子孫嗣爵

者非隆儉也

褚淵字彦回河南陽翟人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民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為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屩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耳淵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最愛一牛無故墮廳事前井湛之躬率左右營救郡中喧擾淵下簾不視又有門生盜其衣淵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公主姑

係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累秘書丞湛之卒淵悉推財
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廚寶物在淵所生郭
氏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淵曰但令兒在何患無
物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尚書兼
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淵悅之以白帝帝
召淵西上閤宿十日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
從夕至曉不為移志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
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

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去淵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莫知也明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走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凉夕風日甚美淵援琴奏別鵠

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僧人常珍奇與薛安都同叛降叛非一後又求降帝加以以重位淵因相謂全其首領於事也弘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珍奇尋又叛淵後為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襦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置此函不得復開淵亦悲不自勝黃羅襦乳母服也帝

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全美為物情宗
向與淵謀害之淵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淵懼
而奉旨復為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
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
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
在淵淵同心理事務弘儉約民皆賴之既而王道隆阮
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
可識朞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詔斷哭禁弔

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叛淵與衞將軍袁粲入衞官省鎮集衆心淵初為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淵舉手指齊高車謂炤曰此非常人出為吴興齊高餉物别淵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及顧命之際引齊高豫焉齊高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兖州固讓與淵及衞軍袁粲書陳情淵粲答書不從乃受命其年加淵尚書令侍中給班劒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閣改授中書監侍中護

軍如故時淮北屬魏江南無復鰒魚或間關得至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淵鰒魚三十枚淵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獻計賣之謂可得十萬錢淵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朞祭禮退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

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齊高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齊高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貳於齊高嘗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淵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淵曰願以鄙心寄公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齊高輔政王儉議黃鉞任遐曰此

大事應報彥回齊高曰彥回脫不與卿將何計還曰彥回保妻子受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使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召淵謀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齊高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高建淵白齊高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齊高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淵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為所宜言勸淵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

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高位即位魏軍動帝欲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帝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以盛暑欲夜出淵與左僕射王儉諫曰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誡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事淵多與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帝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帝大笑曰吾愧文叔知公為

朱祐久矣淵善彈琵琶齊武在東宫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忘舉動宅嘗失火煙爓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時民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高帝崩遺詔以為録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録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見居本官别拜録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復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

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任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劒為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淵少時嘗篤病夢人以十蓍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繼犯上將淵慮不起表遜位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卒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

萬詔給東園秘器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為吏敬
與否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
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宣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
淵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否儉又議依中朝士
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
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
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尚書公如故增班劍為六十人
葬送禮悉依送太保王弘故事諡六簡先是庶姓三公

轜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二皆加幢絡自淵始也

又詔淵妻宋故巴西公主埏遂暫啟宜贈南康郡公夫人

論曰褚淵以褚氏世資特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誘議沸騰以人望推亦以人望責有以哉

南齊書論褚淵曰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魏氏君臨年代短促服禍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王位雖

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所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致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身之念宜重市朝極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則一中行知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見引亦隨民望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愚按蕭子顯以齊宗儕齊書既不

敢顯斥淵失以形高帝過且修齊書於梁世改齊事
梁者又滔滔皆是故立言乃爾時乎時乎然何以垂
訓萬世故予時存之以著其失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雲六
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
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梁書曰雲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途琰異之邀
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頭

者嘆焉嘗就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息照撫其背曰
卿精明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
雲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輙成人每疑其宿構父抗
為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安庾杲之與抗
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
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劉家屬
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貌不變
徐官陳說攸之笑曰卿定可兒見出就舍明旦又召雲

令送書入城内餉武陵王賛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鱠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内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令日就戮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與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

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讀之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自是竟陵府朝王為丹陽尹復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荅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為南徐州南兗州雲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曰聞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

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乃歎曰不意雲乃爾方令殺汝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荆州殺上佐都下恟恟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游戲而已而梁武時爲南郡王昭業文學與雲俱爲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爲帝所押雲謂植曰西夏之事不静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

入既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儀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勤勞為甚願殿下知稼穡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絶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得得使還再遷零陵内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外别

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為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竟陵王子良語臣嘗夢登一高山上有深阬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竟陵獨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初雲幸於子良江祏求雲女為婚酒酣乃於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為聘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因

酣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凰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酣亦更娶佗族及酣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為始興内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民誌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内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並為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輙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内史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之為神明

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
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時江祏姨弟徐藝為曲江令
祏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恥至
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初梁武為司徒祭酒與
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
居東郊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
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暠舍暠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
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盡心推

事及梁武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素欵梁武慮舍
主疑之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
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
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令
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東
昏遇弑侍中張稷使雲御命至石頭梁武留之恩待如
舊遂參贊謨謀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
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梁武時納齊

東昏余妃頗破政事雲嘗猷為言未納後與王茂同入

卧內雲又諫

梁書載雲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

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為其志大敵也

今明公始定大業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

以女德為累

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

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許之明日賜雲

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

愚按雲與沈約同尊武帝纂齊有約傳可考改恩倖

以此

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若朽索馭六馬雲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

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
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
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
朕司州還在三橋閣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迹圖讖云
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齊中讀書內感
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不復
敢言令道為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
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為六宮令有

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為恨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為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趍人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晊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晊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唅招復以禮時人以為難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

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名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愈速即時愈政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覆之有頃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即日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宣賜敎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又孫伯翳太原人晉秘書監盛之玄孫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

雜伯醫位終驃騎鄱陽王寶寅參軍事

朱異字彥和吳郡錢塘人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與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長不婚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伺殺謙之兄巽之即異父也又敕殺懌有司以聞帝曰此

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愚按朱幼方之焚昭之誤也非故也謙之手刃幼方過若從輕流配便可省懌與巽連報怨怨相尋操戈無已皆緣齊武處置未當耳

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狥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巽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

好羣聚蒱博頗爲鄉黨所患及長折節從師梁開五館異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不廉異逡巡未達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尋尚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異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詔求異能之士五經

博士明山賓表薦異曰異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暗有對賓之色器宇宏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登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名見使説孝經周易義甚悦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後見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異執讀累遷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忽集於異

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
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
虛實異曰自王師北討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
歸罪法僧懼禍降必非偽乃遣異報法僧並勅衆軍應
接受異節度及至法僧遵旨如異所策遷散騎常侍異
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
卒後異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
誥勅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領詰詰詳填委異

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帝老子義敕許之至就講朝士道俗聽者千餘人時城西又開士林館延學士異爲左丞賀琛遞日述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異講易于玄圃大同八年改加侍中

資治通鑑曰異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講分爲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爲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

州下品二十一時帝方事征伐恢拓淮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南平俚洞紛紜甚衆故異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有州名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賦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户口日耗矣

異博解多藝圍碁上品然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主
意不肯進覽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遠近忿疾之起
宅東坡窮極美麗晩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
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
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埒好飲食極滋味聲
色之娛子鵝炰鼈不輟於口雖當朝謁從車中必齎飴
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異曰我寒士也遭
逢至今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蔑我尤甚是以

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異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己任異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懼見倖異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異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異曰政事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為中領軍舍人如故初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語異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異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羣臣廷

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帝欲納之未決嘗夙
興至武興閤獨言我國家猶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
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異探帝微旨答曰聖明
御寓北土遺黎誰不慕仰因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
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若不
容受恐絕後望願陛下無疑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
納之及貞陽侯淵明敗没失亡數萬人帝憂曰今勿作
晉家事乎

資治通鑑曰帝方晝寢宦者張僧胤曰異啓事帝駭之遽起乘輿至文德殿閤異曰寒山失律上聞怳然將墜牀僧胤扶就坐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又曰帝危亡將至神不守舍矣

尋淵明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異又議應和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東魏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絶和及致書與異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

申聞異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累啓上聞異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有一客並不聞奏故朝廷無備

資治通鑑曰景引兵臨江羊侃陳計討之見侃傳異猶言景必無度江意寢其議

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帝實欲觀城內虛實帝召問之思玉紿稱背賊請間陳事帝將

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異侍坐乃曰思玉豈刺客耶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

資治通鑑曰啓言異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

異大懟景遂以討異及陸驗為名及至城下又射啓言異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纔臣所陷欲加屠戮陛

下誅異等臣欽嚮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異等為名耳今日殺異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妖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異之方幸在朝莫不測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内咸尤異簡文為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阽危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褰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

未綏問對狼其何者訪尫暢之為誰並以指帝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異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異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及異卒帝悼惜之方議贈左右有善異者乃啓曰異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異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帝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有也異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中

有臺池既好每暇日與賓客遊四方餽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廚中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論曰朱異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又延寇敗國實異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失淸之亂固其宜矣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一